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雨中情思

刘慧新

早上,天阴沉沉的,乌云压在半空就像一颗悬着的心让人不安。好不容易挨到儿子体育训练结束,我们骑上电瓶车一路狂奔。路经小区前的菜市场,我下车买菜,儿子骑车回家洗漱。

慌慌张张地挑了几样蔬菜就往家赶,可惜,还没有走出露天菜市场,凉丝丝的雨点就飘落在我的脸上。我加快脚步,密集的雨点紧追不舍,我赶紧跑到一家中医推拿的门店前避雨。

雨下得很欢,你追我赶,来势汹汹,雨点跳动着溅起一朵朵水花。地上积水越来越多。我身边站着几位避雨的老人。有一位手持雨伞的老奶奶念叨着,“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?”对面卖菜的大姐接话说,“手机显示这一上午都是大雨。您有伞,怎么还在这躲雨?”“我腿脚不好,下雨路滑,容易摔跤。”老奶奶回答。雨越下越大,过了好一会,老奶奶望天犹豫着撑开伞,小心翼翼地走进雨幕里。她颤颤巍巍地移动着身体,双腿直挺挺的,看起来确实有些危险。

这时,公公打来电话问我所在的位置要给我送伞,我坚决不同意。这段时间,他老人家腿疼的毛病又犯了。我跟他保证会等雨停了再走,他才松了口气,又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能淋雨,会感冒的。

平日里,卖菜的人们忙着打理蔬菜招呼顾客,经营着各自的小天地。这时,他们打着伞松弛地闲话家常,也不去招呼零零散散的顾客,由着他们挑选。对面卖菜的大姐提醒卖干豆子的大爷把豆子的袋口扎好,放在干爽的地方,豆子淋了雨会发霉的。

包子铺蒸腾的热气徐徐升起和蒙蒙烟雨交汇,铺子上空斜挂着一面黄底红边的仿古招牌旗在风雨中翩跹起舞,像极了烟雨江南小镇的一隅。小

孩子不怕淋雨,故意冲进雨里嬉闹,被大人呵斥着才不情愿地跑回到屋檐下。

我身边仍然有来来往往避雨的人,大多数是老人,手里拿着伞。也有像我一样买完菜困在这里的,她们干脆蹲下身,一边择菜,一边等雨停。

我不由得想起丰子恺先生的散文《山中避雨》,其中不可言喻的情节与意境一直让我念念不忘,此时想起更是应景。文中写到丰先生带两个女儿在山里游玩,碰上下雨,他们在一个小茶馆里点茶、喝茶、等雨停。为了缓解女儿们焦急的心情,丰先生借来了一把胡琴为女儿伴奏,同频共振,一曲《渔光曲》由女儿独唱变成了与当地村民的合唱。一个小小的茶店被音乐与歌声装点成了临时音乐会,一个百无聊赖的时光被打造得有声有色。丰先生感慨到的是“乐以教和”,而这让我不仅领略到了音乐的魅力,也感悟到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去改变和创造,那些自带光芒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,给别人带去温暖和快乐……

等了近一个小时,雨仍然张弛有度地下着,就像一部咿咿呀呀唱不完的大戏,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收场?我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吗?身边避雨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。茫然间,一个翩翩少年骑着电瓶车从雨幕里向我缓缓驶来。我定睛一看,是儿子。“你怎么找到我的?”我很意外,接过他递来的伞。“我转了整个菜市场,到处找穿白衣黑裙子的人,终于看到你在这儿。”儿子还故作平静地说,“出门的时候,想想不对,又跑回家给你拿了一把伞。”我乐了,忍不住夸了他几句。

在这个盛夏的雨天,撑起儿子送来的伞,那一刻,心里暖暖的。



夏夜流年

顾正龙

孩提时的夏夜,一碗绿豆汤,清凉解暑;面汤里煮南瓜,味道纯正;吃油桃,吃毛桃,也吃小小的西红柿,那种黄瓤的小西瓜,更是甜透了心。简单地吃过晚饭后,乡亲们各自搬出简易小板凳,带上一把蒲扇,聚集在那棵已上了年纪的桂树下乘凉,交谈着庄稼地里的农事或者进城听来的趣闻轶事。男人们大都是短裤头和背心,有的打着赤膊,女人们一般穿着大裤头、汗衫和裙子。亲切而轻松的话题映照最普通的生活。

碧蓝的天穹上散乱地粘着的星星,就跟在泉水中涮洗过一样亮晶晶的,我和妹妹躺在竹床上纳凉,母亲一边哼着古老的童谣“萤火虫,夜夜红,挑着月亮当灯笼……”,一边为我们轻轻地摇着蒲扇。院子里的桂树枝桠横生出去,投下斑驳的影子,如一幅清简的素描。

此时,干完农活的父亲坐在一块磨得光滑的大石头上,兀自“啦啦、啦啦”地抽着他的旱烟袋。更多的时候,父亲批发了一拖拉机西瓜,也卖,也吃,贴补家用。

月儿如玉盘,汪汪莹莹地在洁净夜空的映衬下似乎要滴下琼浆玉液来。成群的流萤,忽明忽暗,像过年的时候打着灯笼找炮仗的孩子们拥挤。看得兴起,一骨碌便爬起来,喊上几个玩伴,拿上自制的网兜,奔走于墙角、菜畦和葱葱茏茏的草丛间,蹑手蹑脚地轻手下网,萤火虫是最好捉的,它飞得缓慢,似乎带着醉意,东拐西撞地不走直线,对人也无戒心。捕得几只流萤,缓缓地放进透明瓶子里。睡觉时,就挂在帐子里,灯熄灭了,仍有一撮撮光亮闪烁,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瑰丽而神奇,叫人想起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佳句来。

夏至过后,雨水就多了些,它们常常不经商量地时密时疏地飘飘洒洒洒下来,这时的蛙就有些闲不住了,时而短促、时而悠长,高音与低音交迭,闷声与脆鸣相间,错落而不单调,在静寂的夜里更添幽然的情趣。

夏天,有声响,有色彩,有味道!

端坐一院中

鲍安顺

汪曾祺描写夏天:“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,下午剖食。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那剖瓜吃瓜,似乎都在院落里,院落中最好有一口古井,清凉怡人,是旧时的光景。那院子,是人间的栖居,闲寄浮生,夏有风信,门前绕过了清流,舍宇旷然,人坐在院落里,安享天伦之乐。

宋代诗人李重元在《忆王孙·夏词》中云:“风蒲猎猎小池塘,过雨荷花满院香。沈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,针线慵拈午梦长。”词里场景,有院里的池塘风雨,荷花飘香,还有瓜李爽口,吃出了冰雪凉意。盛夏,家家搬出竹床,在院落里乘凉,西瓜提前放入井水中浸着,等浸润得又脆又凉,切开后绿皮红瓤,透着丝丝凉意,咬上几口,暑气顿消,周身舒畅。那词里的情境,好熟悉,好亲切,好享受呀。

苏东坡诗云:“柳庭风静人眠昼,昼眠人静风庭柳。香汗薄衫凉,凉衫薄汗香。”庭,指院子,或者厅堂,那盛夏避暑,自然少不了“柳庭”,那“庭柳”成荫,风似有若无,让美人的香汗薄衫,成为东坡诗意。

诗人白居易在《消暑》中诗云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”那暑气蒸腾,万物浮躁,觅得一处清凉,就是院落。那院里阴凉,有树荫,也有屋荫,还有风荫,让一颗闲适之心,心若清静,自得清凉。

庭院里,那防暑设计,非常重要。院子避暑,要有凉亭,家人吃饭,或者乘凉聊天,那亭里,时有微风袭

来,那多爽快。院子里,还要设计廊架,在庭院里养花种菜,那眼里的幸福,像藤本植物爬满了花架,比如养眼的蔷薇,惊喜的葡萄,丰富的蔬菜果香。

在院里,设计水景,不可或缺,或者摆放鱼缸,里面养鱼种花,自生清凉。设计绿荫,更是必不可少,种一些高大植物,也要种灌木藤本,有高低错落的绿荫,才能达到理想效果。更理想的院子里,要有泳池,夏天游泳,水生清凉。就算庭院小,可建小游泳池,即使不能游泳,也可与孩子一起,嬉戏欢乐。

我常想,那庭院,不需多大,要有树荫,有一小池,种枣树、果树,搭葡萄架,挨墙种牵牛花、蔷薇花。院子另一半,种蔬菜,有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西红柿,还有丝瓜倒挂在藤蔓架上。在边墙根儿,圈养十几只鸡,院子的小池里,还有几只白鹅。

在夏天,一天三顿饭,都在院子里吃,早饭在枣树下,午饭在柳荫里,晚饭在葡萄架下,现采的各种蔬菜,无公害的,菜味儿绝佳。茶余饭后,在院子里乘凉,看一池荷花,闻满院荷香。感觉那院子里,有了诗情画意的夏日时光,惬意流连的小院梦,喝茶待客的情深意长。

我想那院子,是私密的,藏在城市巷陌,乡村小道上,岁月绵绵无尽,客来时喝茶,论天南地北,慰来日方长,听池鱼之乐,闻草木气息,赏竹石,品心景,自有清风徐来,神清气爽。

